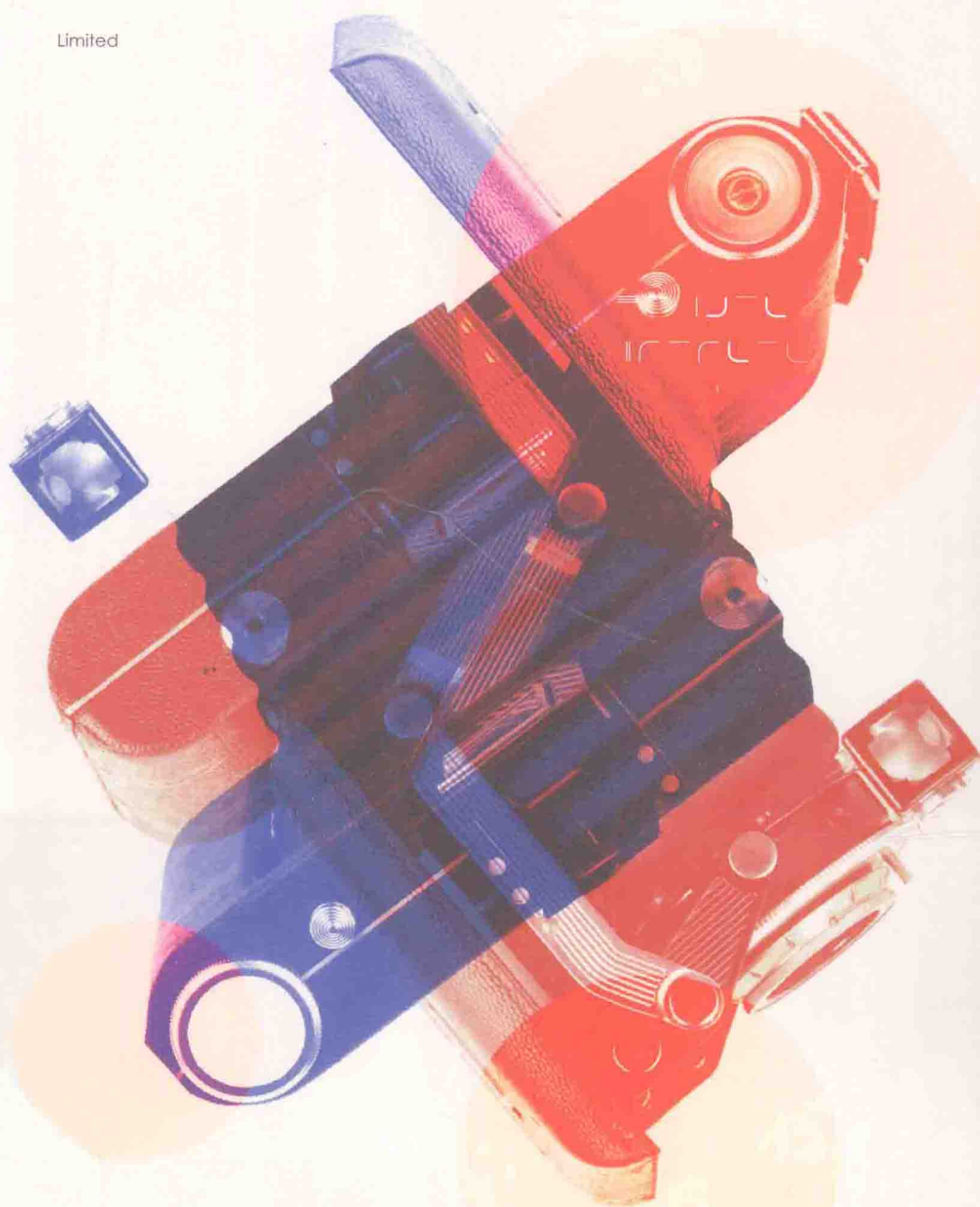


Sunset

Limited

(美) 詹姆斯·李·伯克 — 著 王振华 — 译



日落终结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James Lee Burke

日落终结

Sunset Limited

(美)詹姆斯·李·伯克 著

王振华 译

SUNSET LIMITED
AUTHOR: JAMES LEE BURKE
Copyright: © 1998 BY JAMES LEE BURKE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. SPITZER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14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落终结 / (美) 伯克著; 王振华译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5133-1542-5

I. ①日… II. ①伯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6893 号



日落终结

(美) 詹姆斯·李·伯克 著; 王振华 译

责任编辑: 鲍 静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25

字 数: 172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一版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542-5

定 价: 33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献给比尔和苏珊·纳尔逊

谨向下列法律界人士表示感谢，在我这些年的创作中，他们提供了所有法律方面的信息：我儿子小詹姆斯·李·伯克，我女儿阿拉菲尔·伯克以及我堂兄德拉科斯·伯克和堂妹波蒂厄斯·伯克。

再次感谢妻子珀尔、编辑帕特里夏·马尔卡西和经纪人菲利普·斯皮策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直与我并肩工作。

还有我女儿帕梅拉·麦克戴维和安德烈·沃尔什，事实上我凡事都向她们请教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1

这样的黎明景象，我这辈子只见过两次：一次是在越南，一枚“弹跳贝蒂”从夜间小路上的泥地里蹿出，一道道火光像动物的触须，扭曲着绕过我的双腿；另一次要再早几年，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富兰克林城外，我和父亲发现了一个劳工组织头目的尸体，尸体的手腕和脚踝被人用三点五英寸长的钉子钉在仓房的一面墙上，摆出钉在十字架上的形态。

太阳就要从远处海湾的地平线下喷薄而出，此时，昨晚整夜吹着海浪、掀起层层浪花的风突然停了。天空呈现像抛过光的骨器一般又白又亮的纹理，所有颜色仿佛都从空气中抽走了。水鸟在我身后的半空中俯冲、滑翔，而后腾空飞入雾霭。波浪平息了，海面变成一张起伏的白铁皮，黄貂鱼那皮革质感的脊背在水中打出一个个水涡。

东方的地平线上聚集了一排雨云，太阳本该像裹着薄纱的蛋黄一样破水而出，但这种景象没有出现。太阳的红光沿着地平线向上隆起，呈蘑菇状，而后升入空中形成一个十字，十字的中心燃烧着，那火焰像是要变成人的模样，水面映出殷红的血色。

也许这离奇的黎明光色仅仅是一种巧合，与梅根·弗兰回到新

伊伯利亚毫无联系。她就像我们隐藏在告解室里的罪孽，让我们良心不安，甚至更糟——她重新激起了我们的嫉妒。

但我心里明白，这不是巧合。下面的事实同样不是巧合：那个被钉死在仓房墙上的人就是梅根的父亲；在新伊伯利亚以南十五英里的地方，梅根本人正在我家码头上的鱼饵店里等着我；与此同时，我和我的老搭档克莱特斯·普赛尔关掉了小艇的发动机，一路从风信子丛中滑过，卷起的团团泥浆像船尾下面的黄油漆一样颜色鲜亮。克莱特斯来自新奥尔良第一区，曾和我在谋杀侦查组共事。

外面下着毛毛细雨。梅根身穿橙色真丝衬衫和宽松的卡其长裤，脚上穿着凉鞋，头上那顶滑稽的草帽上有斑斑点点的雨痕。在阴霾天气的衬托下，她的头发呈暗红色，脸上灿烂的笑容让人看了心里刺痛。

克莱特斯站在船舷上，看看梅根，撇了撇嘴。“哇。”他轻声说。

她那双眼睛很少见，那种眼神在你眼睛上稍作停留，便让你觉得她在真心邀你进入她所生活的神秘世界，不管你的感觉正确与否。在女人中，如此天赋真的很难得。

“我在哪儿见过她。”克莱特斯说着，准备从船头上下来。

“上周的《新闻周刊》杂志。”我说。

“正是。她得了普利策奖还是什么的。有张她的照片，人悬在直升机外面。”口香糖在他嘴里啪地响了一下。

那张照片曾出现在封面上。她身穿T恤衫和迷彩裤，脖子上挂着胸牌，手腕上缠着相机带子，头发在英国直升机的强烈气流下飞舞，衣服紧贴在身上。而直升机下方，从塞尔维亚装甲车上升起红黑两

色混杂的烟柱。

但我也记得另外一个梅根：多年前那个莽撞、冒失的孤儿，与哥哥一起，一次次从路易斯安那和科罗拉多州的收养所逃跑。长大后终于融入替人摘苹果、收小麦的流动大军。他们的父亲生前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激进成员，曾耗费毕生精力，试图将这些人组织起来。

我从船头跨上码头，径自走向我的皮卡，想将拖船车沿停船坡往后倒一点儿。我并非有意不讲礼貌。我非常敬重弗兰兄妹，但他们的生活已成为吸纳社会不满的容器，接近这个容器、与他们做朋友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“见到我不高兴吗，斯特里克^①？”她说。

“怎么会呢？你怎么样，梅根？”

她看看我身后的克莱特斯·普赛尔。他已经将靠码头一侧的船帮拉到防撞的橡胶轮胎上，正从船尾卸下冰箱和钓鱼竿。克莱特斯粗壮的臂膀和那消火栓般的脖子晒得红红的，都脱皮了。弯腰搬动冰箱时，他的夏威夷衬衫从背部崩开了。他朝我们咧嘴笑笑，耸了耸肩。

“那人一定是从爱尔兰海峡出来的。”她说。

“你又不钓鱼，梅根。来这儿是为了工作吧？”

“你知道库尔·布里茨·布鲁萨尔是什么人吗？”她问。

“入室盗窃的窃贼，一个小偷而已。”

“他说你们区监狱是个粪坑，还说狱长是虐待狂。”

“原来的狱长走了。我在休假。新来的家伙我还不太了解。”

^①斯特里克（Streak），戴夫·罗比乔克斯的外号，意为一绺白发。

“库尔·布里茨说，犯人被胶带封住嘴巴，铐在椅子上，屁股下满是自己的粪便。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监狱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你和治安官去说吧，梅根。现在我不当班。”

“典型的新伊伯利亚。践踏人性。”

“回头见。”我说着朝皮卡走去。雨下大了，冰冷的雨水敲打着鱼饵店的铁皮屋顶。

“库尔·布里茨说你为人正直。他现在因为背地里告了狱长的状，被关了一级禁闭。我会告诉他你现在不当班。”她说。

“杀死你父亲的不是这个镇子。”

“没错，他们只不过是把我和我哥哥送进了孤儿院，让我们的双膝把里面的地板跪得油光发亮。告诉你那位爱尔兰朋友，他长得真帅。欢迎来我们家做客，斯特里克。”她说便穿过土路，走到停在我家车道树下面的车旁边。

码头上，克莱特斯将碎冰、听装饮料和斑鲷从冰箱里倒出来。鲷鱼躺在木板上，看起来冻得硬邦邦的。

“在伊伯利亚的区监狱，有犯人被胶带封住嘴巴、铐在椅子上，你听说过这回事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们刚才就是在说这个？也许她应该调查一下，这些家伙为什么被弄到那里面去。”

“她说你很帅。”

“她说了吗？”他沿那条路看过去，她的车顺着水湾堤坝行驶，在橡树的树荫下渐渐消失了。他啪的一下打开一听百威，轻轻扔给我一听胡椒博士，咧嘴笑了笑，左侧眉毛上方的疤痕贴着额头被拉平了。

* * *

监狱看守曾在海军陆战队执行过抓捕和押送犯人的任务，至今仍留着锅盖头。他身材瘦削，但浑身肌肉匀称，走起路来腰板挺直，步伐很有节奏，仿佛身在阅兵场。他打开过道尽头那间囚室，给库尔·布里茨·布鲁萨尔的手脚戴上镣铐，然后用一只手把他押送到探视室门口。我就等在那里。

“你觉得他会攻击你吗？”我说。

“他管不住这张嘴，别的没什么。”

我们进了探视室，看守随即关上门。库尔·布里茨看上去就像倒进囚服里的两百磅黑色软巧克力。他眼角下垂，头顶光秃秃的，还涂了油，像铜质小号一样闪闪发亮，像个职业拳击手。很难相信他是个破窗入室的大盗，坐过四次牢。

“听说他们在关你禁闭，库尔·布里茨，不过你的记录里可没写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说隔离算什么？”

“看守说，关禁闭是你自找的。”

他的手腕被铐在腰间的铁链上，动弹不得。他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，眼睛瞥向一边，盯着门。

“我在安哥拉的J营待过。这里比那儿还要糟糕。看守用枪逼着一个小伙子给他吹箫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想让你不快，库尔·布里茨，不过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。”

“指什么？”

“你不会向上面告发任何人，你不是那种人，即使对方是个坏看守。”

他的眼珠在眼眶里来来回回转个不停，然后把鼻子在肩膀上蹭了蹭。

“我栽在这批录像机上了，整整一卡车。真要命，我把这车货从位于莱克查尔斯的贾科诺家的仓库里偷了出来。我需要跟自己的麻烦保持一点儿距离，比方说，去马萨诸塞州的群岛避一避。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像是有点儿道理。”

“不，你不懂。贾科诺一家和纽约的一帮家伙搅在一起，他们刻录电影，每周可能有十万个拷贝。所以说，他们大量购买录像机，都是折扣价，由库尔·布里茨午夜供应公司供货，明白吗？”

“你一直把贾科诺自家的东西重新卖给他们？你简直是行业标杆，布里茨。”

他微微笑了笑。那双眼角下垂的眼睛很特别，像猎犬的眼睛，给他脸上罩了一层忧郁的神情。他摇了摇头。

“你还没弄明白，罗比乔克斯。这帮家伙里面没人够聪明。他们开始复制从香港弄来的功夫片，这些功夫片背后的投资来自几个很坏的家伙。听说过三合会吗？”

“我们是在说白粉吗？”

“做电影是他们用来洗钱的幌子，我的好伙计。”

我掏出名片，在背面写上我家和鱼饵店的电话号码，然后趴在桌子上，将名片塞进他的衬衫口袋。

“在里面小心挨揍，布里茨，尤其注意刚才那个锅盖头。”

“你去见见那个狱长。五点以后容易逮着他。访客都走了以后，他喜欢加班。”

梅根哥哥西斯科在长沼边上有个家，就在洛雷维尔南边。房

子只有一层，西印度群岛的建筑风格，布局零乱，大而无用。屋外的橡树遮天蔽日，架空的回廊很宽敞，绿色的百叶窗上装着排风扇，屋檐下挂着芒草篮。西斯科和他的朋友都是电影界的，随着季节更替，他们在这里来来去去，去湿地射猎野鸭，在海湾垂钓大海鲢和斑鲷。这些人性格乐观，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对他们来说仅供游乐休闲之用。对于我们这座长沼边上的小甘蔗镇，他们在草坪上举办的华丽晚会已成为一种传奇。我们只能站在路上，透过他家地产周围的加州桂、杜鹃花和香蕉树远远眺望里面的美景。

我从来就没搞懂过西斯科这人。他和他妹妹一样出色，而且由于父亲的基因，两人都长得很好看。他那双红棕色的眼睛望着你的眼睛时，似乎能钻进你的灵魂，搜寻他需要的东西——也许是他垂涎的却又无法界定的东西。这一刻过去以后，他的注意力会像微风中的气球一样飘然而去。

他曾经在圣华金挖过排水沟、打理过果园，最终来到好莱坞，成为流落街头、泡在城市图书馆里看书的流浪儿。当他发现，自己那张英俊的脸以及身上蕴藏的潜能足以让他跻身片场时，他惊呆了。他先做了临时演员，后来成为特技演员。

没过多久，他便意识到，自己不仅比为其做替身的演员更勇敢，还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聪明。他与人合作写了五年剧本，与两位越战老兵一起成立了独立制片公司，拍摄了一部反映移民农场工人生活的低成本电影，在法国和意大利获了奖。

他之后的一部电影在美国各地影院全线上映。

如今，西斯科在日落大道有间办公室，在宝马山花园有个家。他已完全融入了那充满绿树鲜花和海边阳光的神奇世界，这是健康和财富的象征，是南加利福尼亚独有的馈赠。

从州际公路下来的时候已是星期天傍晚，我沿着砾石小路朝他家走廊驶去。蓝绿相间的圣奥古斯丁草坪散发着一股化学肥料的气味，喷水器在橡树和松树之间不停转动。房屋那一侧，西斯科在院子里的双杠上锻炼，裸露的手臂和肩膀上满是鼓鼓的肌肉，青筋清晰可见，晚霞透过水湾边的柏树，照在他的皮肤上。

每次都是这样，西斯科既彬彬有礼，又热情好客，但他的方式让你感到此人不过是很有修养，而非出于本性，不是平易近人，而是难以接近。

“梅根？她不在，她有事飞去新奥尔良了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”没等我回答，他又说，“快进屋吧。我要喝点儿冷的。这个夏天你们大家都好吗？”

客厅里的家具都是白色的，地上铺着草席，吊扇的茶褐色木质叶片在头顶上方呼呼转着。他没穿衬衫，赤脚站在小酒吧旁，给一只高脚杯斟上柯林斯酒，加入碎冰和樱桃。绿色宽松裤腰上方的体毛像一缕缕红色金属丝，紧贴在肚皮上。

“我来这儿是为了区监狱的一名囚犯，一个名叫库尔·布里茨·布鲁萨尔的家伙。”我说。

他从杯子里喝了一口，眼神木然。“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她吗？”他问。

“这家伙可能在监狱里受到虐待，不过我觉得他真正的问题与新奥尔良的白人团伙成员有关。无论如何，请她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“库尔·布里茨·布鲁萨尔。这名字不错。”

“你也许会把它用到电影里，是吗？”

“说不准。”他笑了笑。

一面墙上挂着西斯科的电影剧照。另一面墙上挂着梅根职业生

涯中里程碑式的照片：一条危地马拉的水沟，凹凸不平、布满平民尸体；非洲儿童憔悴瘦弱的脸蛋，上面爬满绿头苍蝇；被困在沙袋后面的法国士兵，头顶掠过被迫击炮弹炸飞的泥土。

奇怪的是，那张标志其职业生涯的开端、刊登在《生活》杂志上的彩色照片，却摆在这组照片下面的一个角落。照片摄于密西西比河畔一道排雨沟的洞口。照片里的人物是一个穿着新奥尔良市监狱斜纹粗布囚服的黑人，粗壮魁梧，囚服上满是污渍。他冲出黑暗，来到清新的空气中，双手伸向太阳，仿佛在向它的能量与力量致敬。但是，一颗从步枪里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喉咙，飞旋的子弹带着一片血雾。他歪扭的嘴巴张着，像是正在经历性高潮。

另一张照片上有五个穿制服的警察，他们低头俯视那具萎缩得已经无法辨识的尸体。照片前景是一个穿便服的人，他留着平头，满脸笑容，直视镜头，手里拿着啃掉一块的红苹果，白色的缺口清晰可见。

“在想什么呢？”西斯科问。

“这两张照片摆放的位置很不起眼。”我说。

“这家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为我和梅根，我们俩。”他说。

“你们俩？”

“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是她的助手，就站在排水管道里面。我听到那些警察说，把他拿去喂狗倒是不错。听我说，你以为只在好莱坞才有内幕交易吗？警察获得了嘉奖。那个黑人强奸了一个十六岁的白人少女。而我呢，则把他的照片挂在这幢价值七十万美元的屋子里。唯一吃亏的是那个女高中生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我想我该走了。”

透过法式落地玻璃门，我看到一个大约五十岁的人来到走廊上，

他穿着卡其布短裤，趿拉着拖鞋，衬衫扣子没扣，露出凹陷的胸部。他拿着杂志在躺椅上坐下，点了一支雪茄。

“那位是比利·霍尔钦纳。想见见他吗？”西斯科问。
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大约七年前，罗马教皇来参观摄影棚，比利竟然问他有没有剧本。你稍等。”

我想阻止他，但没来得及。西斯科非得去请求那人，要把我介绍给他，好像压根儿没想过这样做很唐突。我看到他弯腰对那个叫霍尔钦纳的人低声说了什么，霍尔钦纳则喷出一口烟，双眼木然。然后，西斯科直起身子回到屋里，手掌在身体两侧笨拙地翻着，眼睛尴尬地瞥向一边。

“比利现在满脑子都是一个片子。电影处于前期准备状态，他有点儿紧张。”他想挤出一丝笑容。

“你今天气色真好，西斯科。”

“喝点儿橙汁，吃点儿麦芽，再来三英里的冲浪运动。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。”

“告诉梅根，没见到她真是遗憾。”

“比利的事我很抱歉。他人不错，就是有点儿古怪。”

“你了解盗版电影拷贝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让电影业损失很多钱。这与布鲁萨尔那家伙有关系吗？”

“你说对了。”

我走出正门的时候，坐在躺椅上的那个人已经关掉了捕蚊器。他跷起腿，若有所思地抽着雪茄。我可以感觉到他正仔细打量着我。我朝他点点头，但他没回应。雪茄发着光，像阴暗处烧红的煤炭。

2

狱长亚历克斯·吉德里住在城外的一座马场上。马场占地十英亩，光秃秃的，没有树木或是任何遮阴挡阳的东西。杂物间的铁皮屋顶晒得滚烫，沙尘裹挟着晒干的马粪，掠过马场。这里配备了二十四小时轰鸣不息的中央空调，那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风格的长方形红砖房，俨然是一座实用主义的堡垒，除了抵御恶劣天气以外，不附加任何功能。

吉德里一家曾在一个制糖作坊干活儿，就在从这儿向南，靠近新奥尔良的地方。他岳父以前向黑人兜售丧葬保险。除此以外，我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。他是那种上了年纪、但保养得宜的人，看到他，你会想到地方小报体育版上打高尔夫球的照片、自得其乐的民间俱乐部会员身份和不了了之的慈善活动。

或者，也许还有其他联想，多年前一件已经模糊的丑事？我想不起来了。

星期天下午，我把皮卡停在他家马厩边，从钢丝网围出的狗场旁边走向马厩。狗场里爆出一阵狂吠，两只德国牧羊犬扑向围栏，又被弹了回去。它们龇牙咧嘴地刨着爪子，飞快地拨动着滚烫的水泥地上烤干的粪便。

亚历克斯·吉德里脚蹬配有英国马刺的马靴，骑着一匹黑色骗马小跑。马脖子和两肋下淌着汗水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吉德里一拉缰绳，马嚼子滑到马嘴里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说。

“我叫戴夫·罗比乔克斯。给你打过电话的。”

吉德里身着棕黄色马裤和白色紧身马球衫。他从马上下来，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又随手甩给从马厩出来牵马的黑人。

“你是来问布鲁萨尔这小子是不是被铐在了椅子上，是吗？告诉你，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他说你把别的犯人铐在上面了。关了好些天。”

“那他是在说谎。”

“不过你的确有一把铐犯人的椅子，我说得不错吧？”

“那是用来伺候失去控制、不服从隔离关押的犯人的。”

“你还封住他们的嘴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挠了挠后颈，看着狗窝。水盆翻了，苍蝇在此处唯一能够提供遮阳地的小狗窝门内炸开了窝。

“你这儿有的是地方，为什么不让狗出来遛遛？”我想挤出点儿笑容。

“你还有别的话要跟我说吗，罗比乔克斯先生？”

“有。在你负责看管期间，最好别让库尔·布里茨出什么事。”

“这话我会记住的，先生。出去的时候请关上大门。”

我回到皮卡上，沿着贝壳路朝牲口围栏驶去。几头安格斯红牛在吉德里的牧场上吃草，雪白的白鹭栖息在牛背上。

我记起来了。那是十年或十一年前的事，亚历克斯·吉德里被